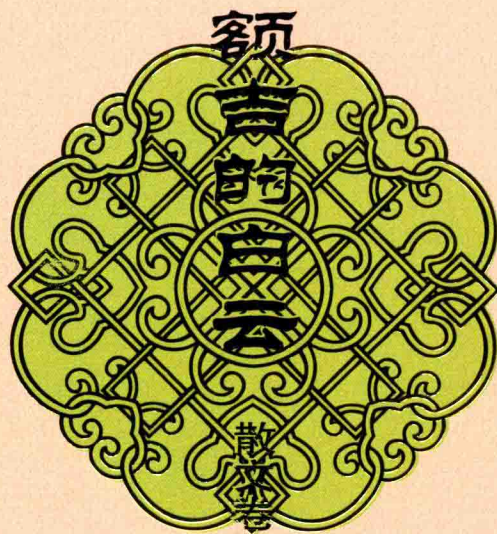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第五辑



蒙古文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选编

作家出版社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五辑

额吉的白云

散文卷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选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额吉的白云 /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2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ISBN 978-7-5063-9868-8

I. ①额… II. ①优…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0581 号

额吉的白云

编 者: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蒙文题字: 艺如乐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50 千

印 张: 12.5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868-8

定 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白玉刚

副主任：周纯杰 吴义勤 宫秉祥

王金喜 张 宇 巴特尔

黄宾堂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乌云格日勒 乌兰图雅（常务）

统 筹：陈晓帆 赵朝霞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各自专属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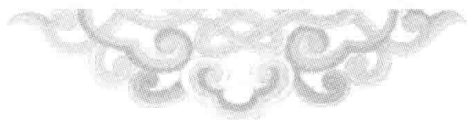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目 录



饮马井 001

斯琴毕力格 著 哈达奇·刚 译

田头的一支烟 009

博·照日格图 著 包文学 译

爱之佛幡 015

满全 著 满全 译

额吉的白云 029

吉格登旺扎拉 著 易今尊 译

难忘的伊日瑰图山庄 055

莎日娜 著 哈森 译

沙漠王敢死队 065

马英 著 马英 译

格登山的夜晚，比百年还漫长 071

叶尔达 著 哈森 译

诗歌树或其他 091

别速惕·哈斯毕力格 著 哈森 译

充满情谊的达兰山 097

达·巴特尔 著 包文学 译

大地的烙印 105

宝音巴图 著 马英 译

羊倌道尔吉（外一篇） 115

瓦·哈斯 著 哈森 译

佛祖向往的地方 123

诺尔吉玛 著 苏布道 译

祖母的雨 135

其·那顺达来 著 胡日查 译

四姐 147

乌仁高娃 著 海日寒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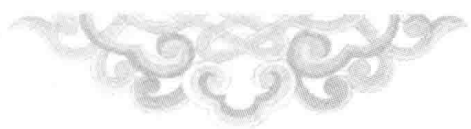
彩云之南 161

额·乌力更 著 包文学 译

婶婶的五台山 175

龙梅 著 苏布道 译

饮 马 井



斯琴毕力格 著

哈达奇·刚 译



斯琴毕力格

蒙古族，正蓝旗人。1953年生，察哈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1986年开始散文和报告文学创作，迄今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约四百余万字。多次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烤羊腿》获内蒙古改革文学评奖优秀奖。



哈达奇·刚

又名那顺，蒙古族，哈达沁氏，1949年出生于鄂尔多斯乌审旗。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学评论和民间文化研究，发表著译约五百万字。多次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萨日纳”奖、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荣获“自治区文学艺术突出贡献奖”金质奖章，全国德艺双馨民间文艺工作者称号。

我家跟前有一口水井，叫饮马井。

饮马井到底于何年何时由何人所掘，无人知晓。常听老人们讲：“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有这口饮马井。”这说明饮马井确实有了些年代，并经历过漫长而沧桑的世事。谓其饮马井，从前许是口专为饮马而掘的野井（古时草原上散居的牧人担心井水招引狼群，总要离水而居，而吃水往往到很远的地方去拉），原先在这光有井，而没有人家。直到新中国成立，天下太平，盗贼灭迹了，豺狼逃遁了，我家和饮马井浩特的老住户们才从沙漠深处、柳林丛中来到这片从背靠的青山缓缓而下的辽阔舒展的旷野上，驻牧于这口古老的饮马井跟前，并用饮马井命名了这个新生的浩特。

饮马井的水极旺，像是永无枯竭之日。东西两个浩特共用一口井，好几个棒小伙子轮流汲水，饮了几大群牛马羊，累得满头大汗，饮马井的水别说干涸，连一寸都不往下降。不过井水虽然如此之旺盛，但不会充盈上升，溢至井口，任你拿瓢勺去舀。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季节，其水位始终在一个高度上。她没有那种高兴时升一升、气恼时降一降的轻浮脾气。饮马井就像草原上的牧人一样，直内方外，凝重笃实，锲而不舍，坚忍不拔。饮马

井的水，是那么清澈，盈盈的，亮亮的，全无杂质。有时我们掉了颗衣扣在里边，趴在井口遮住阳光往下瞅，会清楚地看到沉在井底、孤零零地躺着的那颗纽扣。

“饮马井的水来自阿儒·布拉格泉，所以才不枯竭。”长辈们偶尔讲的这句话或许有些道理。尽管他们不懂现代科学，无法解释清楚远在三十里外山里的阿儒·布拉格泉水怎么流入了饮马井，但我相信。奇怪的是有人曾在饮马井滩上又掘了不止一口井，相距并不多远，但井水绝无饮马井那么旺，更无那般纯净。这就促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饮马井果真有可能与阿儒·布拉格泉同脉相连。由此我想到，当年能够准确找到阿儒·布拉格泉的水脉而掘出饮马井的那位古人，一定是位名扬遐迩的水文专家。

我可算是有幸畅饮饮马井的水长大的人。我的第一串天真稚嫩的笑声即跌入饮马井里，直到如今仍在那里熠熠而动。烈日似火的酷夏，我放牧犊群或羔群归来，总是先到饮马井那儿汲一桶水跪在井边上，像一只小羊羔或一头小牛犊那样，将脑袋伸入桶里，喝得小肚鼓鼓的，才腆着肚子往家去。但我从来也没有因为喝了生水而闹肚子或身体有什么不适。现在想起来，饮马井的水很可能有奇异的药用价值。在朔风狂啸的冬天里，我站在结冰的井口上汲水饮畜群，也常常是汗流浹背，周身灼热，从未感到天气有多么凛冽、严酷。可以说，我童年的欢乐、童年的甜蜜、童年的怡情和童年的淬炼，都和饮马井紧紧地连在一起。

饮马井的前边，有一条大道向着东北和西南延伸。我知道往西南去的那条路可直达旗府，但往东北去的到底到哪儿，我至今也不清楚，大概是到更深更远的草原吧。自我记事时起，这条路上就不曾断了行人。有时，远方的路人到饮马井饮了骏马，然后将骏马拴在我家的拴马桩上，进屋打尖。来得最多的是东部沙漠的行人，他们的骏马一个个都很迷人，人们的穿戴也非常讲究，

都是既华丽又合身的长袍。尤其到了春末夏初，行人更多，而且大都要来我家坐坐。（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为了使刚刚吃到青草的骏马，将头年冬天没有发出的汗出透出尽。）每次，当听到有人在外边以咳嗽打招呼或听到有人在马桩上的下马声，父亲母亲就急忙下地，出外迎接。他们见了面，互相间问炎凉道牛羊，推推让让地进屋。客人喜欢在进屋前跺跺脚，好像那脚上有多少尘土需要抖搂干净似的（其实哪有什么尘土，只是因为草原上有这种苛礼，人们恪守不渝，不敢有丝毫的疏忽而已），然后上炕围着方桌坐下，接过热腾腾的漂着油的酃奶茶喝起来。

我们是小孩子，素来不得跟着客人凑热闹，所以每当有客人来，我们就立即跑到外边，去欣赏拴在马桩上的那些骏马。

“这马跑起来肯定特别快，看那鼻孔多大啊！”

“咦，这马鞍全是用银子做的。”

“快来看，这马鞍有多新，缠在上面的熟皮条还这么白！”

我们围着那些名马奇鞍嚷嚷的当儿，不免在各自的脑子里做些未来的打算，诸如自己长大了也要调理出这样一匹骏马，制作出这样一具漂亮的马鞍，然后到旗里逛一圈等等。我们在外边疯够了，又蹑手蹑脚地溜回屋里。这时，客人们正在兴头上，边喝茶边聊天，不停地从怀里掏出手巾揩拭满面热汗。我们屏声静气，躲在大人们身后，贪婪地听着那些似懂非懂、充满魔力的闲聊。南来北往的旅人就这样倒完满肚子的奇闻异事，便又上马远去。他们带来的是陌生和新鲜，留下的是欢乐和甜蜜，使我们在马桩上的最初幻想不断得到充实，渐渐变为更远大的雄心壮志，开始暗暗期盼着自己快些长大。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饮马井。有饮马井，我们才得以看到、听到和想到了那么多。

在饮马井西南边的草坪上，偶尔也会有拉脚的车队来宿营。

夕阳晚照，众多的勒勒车中间，有座帐篷泛着白光，一炷炊烟袅袅升腾，在火一般燃烧着的天空中描绘着变幻莫测的各种图案。每到这时，我们几个孩子便奔走相告，约定第二天早晨到宿营地去捡车队留下的牛粪。这一夜，我们会整夜地睡不好觉。然而当我们起个大早跑过去时，车队早已无影无踪，连灶坑也已经用头天晚上起下来的草皮复原。蒙古人驻牧于偌大个草原，却这般珍爱每一寸绿，任何人从不轻易去破坏，即使由于不得已挖了个坑取了块土，事后也要尽可能地去修补和复原。我们捡牛粪很卖力，都争着要比别人多捡点。那些为车队拉套驾辕的犏牛因为饱饮了饮马井的水，高兴得会多拉几泡粪下来，使我们捡到比平时多得多的牛粪。有了收获，我们兴致勃勃地回到家里向父母炫耀今天捡了多少多少牛粪，渴望能听到他们的夸赞。那时，不知有多少拉脚车队在长途跋涉中来到饮马井的西南草坪上宿营。因此，在那片草坪上，我捡到了牛粪，捡到了绿色，捡到了喜悦，捡到了勤谨。

我们这些草原儿童不像城里长大的孩子。我们从小会劳动，懂得做大人们的帮手。当然，我也不例外。记得我最早干的活儿，就是母亲去饮马井挑水或饮畜群时跟着她替她拎帆布水斗。后来，我自己也能挑水了，开初挑一次水，中途要歇三次，以后就减到两次和一次了。于是我拿出哥哥的派头，向弟妹们摆功：“今天，我只歇了一次！”那时我感到饮马井离我家相当远。可是那年我从部队探亲回家，却觉得那么近，我挑着水甬说中途歇腿，还没来得及拿出架势走得平稳些以免跟以前一样将水泼洒一路，却早已来到家门口。可以说，我是挑着饮马井的水脱去童稚，迈向人生之旅的。饮马井叫我挑的不仅仅是水，还有心气、心力和做人的学问。我的心儿曾让饮马井的水洗礼，我的血液曾由饮马井的水造就。我挑着饮马井的水，肩膀适应了重量，我挑

着饮马井的水，肌腱习惯了风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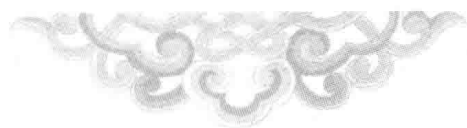
哦，饮马井！

我有多少年没有喝到你的水啦！难怪我竟变得这般羸弱，已不像是一个饮马井的儿子。我太思念你啦，但愿你的水还像从前那么充足、那么清澈、那么纯净！总有一天，我将回到你的怀抱，再次畅饮你那曾哺育我长大成人的清冽而甘甜的井水。

啊，我的饮马井！

1986年7月于呼和浩特

田头的一支烟



博·照日格图 著

包文学 译